

## 第一章 日军‘精英’冈村宁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头目冈村宁次，在几代中国人中可谓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使他最终爬上了日本“中国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的高座，从中将擢升至大将。而他的这一段历史是和日本王牌军一陆军第 11 军密不可分的。

从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 1945 年中国人民获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八年中，正面战场的作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至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武汉失守至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太平洋战争开始至日本投降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日本侵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在三两个月内击败中国军队，攻占若干重要城市，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以达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则在“持久消耗战略”的总方针下，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述》），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时，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认为“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日本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日本陆相松山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但事实是，在 16 个月的时间里，出征中国的部队，增加到 34 个师团，使用兵力达 68 万，从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方向进攻，也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相反，侵华日军却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中而无力自拔，不得不同中国进行一场极不

愿意的持久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 40 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 月 30 日攻陷平津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分向山西、河南、山东进攻。同时又增兵华中，进攻上海。激战三月余，11 月 12 日攻占上海，1938 年 1 月后又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使 30 万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民众惨遭杀害。1938 年 3 月，由山东南下的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中国军队获得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使狂妄骄横的日军初步认识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意志。不久，日军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占领了徐州。

6 月 15 日，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下了圣旨：进攻武汉。

6 月 18 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第 119 号作战命令和参谋总长第 161 号作战指示。主要内容是：预定秋初攻占汉口，令华中派遣军首先攻占淮河以南和长江沿岸至九江地区，以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令华中方面军准备以一部分兵力向郑州方向前进，以牵制北方的军队。

1938 年 7 月 4 日，日本大本营确定进攻武汉所使用的兵力，并下达编成的命令。其战斗序列为：

华中派遣军（畑俊六）

第 11 军（冈村宁次）

第 6 师团（稻叶四郎）

第 9 师团（吉住良辅）

第 27 师团（本间雅晴）

第 101 师团（伊东政善）

第 106 师团（濑浦淳六郎）

波田支队（台湾旅团、波田重一）

第 116 师团之石原支队（会战后期加入战斗）

战车第 2 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 6 旅团

海军第 11 战队（又增加第 11、第 12 炮艇队的滑艇队）及吴港第 5 特别陆战队。

第 2 军（嵯彦亲王）

（藤田进，8 月 25 日编入第 2 军）

第 10 师团（筱冢义男）

第 13 师团（荻州立兵）

第 16 师团（藤江惠辅）

骑兵第 4 旅团（10 月 11 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华中派遣军，10 月 14 日配属第 2 军）

战车第 1 联队

野战重炮车第 5 旅团

海军吴港第 4 特别陆战队

航空兵团（德川好敏，8 月 2 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华中派遣军）

第 1、第 3、第 4 飞行团，共有战斗机 7 个中队，侦察机 4 个中队、轻轰炸机 6 个中队、重轰炸机 4 个中队，共有飞机 200 架。

海军第 2 联合航空舰队。

第 12、第 13、第 15 航空队和第 3 航空战队，共有飞机约 200 架。

日军几支大军杀气腾腾直奔武汉。

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自然不甘心不放一枪一弹就把武汉拱手送给日本，落下千古骂名。

6 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伺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 23 个军为基本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另将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

江南战场。以 27 个军为基本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主力配置于武汉以西的长江南岸沿线。

在这里，蒋介石“保卫大武汉”的目的，仅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真要保卫武汉这一城一地，当然能保卫，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日军数十万人马，万里征战，只是为了占领武汉这块地盘而已。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迫使日军重新拟定作战计划。7月4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命令，在畑俊六大将的华中派遣军下新设第 11 军，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新增设的第 11 军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而这个军的指挥官又是声名显赫的冈村宁次，可见这一支军队的地位。

冈村宁次在中国的名声远远高于他在日本本土的知名度。在中国抗战结束后，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侵华军的最高指挥官叫冈村宁次，而不知道还有梅津美治郎、寺内寿一、西尾寿造、杉山元、多田骏，就是那位声名显赫的坂垣征四郎在中国的影响也不能和冈村宁次相比。

冈村宁次是东京人，武士门阀的后裔。生于 1884 年，陆军士官学校 1904 年毕业生，也就是第 16 期，和坂垣同期，早东条一期。冈村宁次的全部军人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他在 1913 年被送进陆军大学，虽然这时他已 29 岁，但他学习勤奋，成绩最优秀，因而得到大正天皇的授奖。

冈村宁次经历了“满洲”事变、中日事变，在大东亚战争中和在大陆战场上历任重要职务。在日本的所有将官中，有如此经历的唯一一人。1936 年他是中将第 2 师团长。按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能任命为师团长，但他晋级后立即破例提升为第 2 师团长。他赴任去“满洲”，驻屯哈尔滨附近。芦沟桥事变后，他所领导的筱原诚一郎的混成第 15 旅团作为关东军蒙旅兵团，参加了察哈尔和山西方面的战斗。

冈村宁次的真正风流时代应该说是他出任第 11 军司令官之后。预科士官学校是第 11 军司令部编成地点。参谋总长载仁和次长多田骏在那里检阅了他的部队，交口称赞第 11 军军容威武、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不愧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的“皇军”。接着冈村宁次又受到裕仁天皇的接见。裕仁送给他一个织锦盒子，里面覆盖着一块紫色丝绒，但见平叠着一条围巾。这条围巾是皇后亲自缝织的。冈村宁次面对闪闪发光的围巾，爱慕地看来看去，却舍不得用手触摸一下。他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一般军人是享受不到的。

载仁向冈村宁次交代，所以让他出任第 11 军司令官，是因为他过去在华中一带工作过，通晓华中情况，曾经担任过孙传芳督军的顾问。

出征前，多田骏又对冈村宁次说，根据五相会议决定，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首先是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此次出征的重任，因为占领了武汉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造成两党重新分裂；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武汉以下的长江流域归入帝国统治圈，才可以在长江下游的统治圈内谋求经济独立，以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失

去了武汉就意味着失去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经济自给的困难，而且将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输入通道——粤汉铁路的军事、经济价值。这样一来，即使国民政府逃到了四川或者云南，在偏僻的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

新设的第 11 军是进攻武汉的一个拳头部队，作为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心里清楚肩上的重任和占领武汉的意义。身着中将军服的冈村宁次挥退卫士，独自一人站在五分之一的大地图前，沉吟不语。他在寻思先从何处下手最妙。

突然，冈村宁次眼睛一亮。

他终于揪住了中国军的弱处——九江。

冈村大声唤进副官，吩咐道：“即刻令各支队作好进攻九江，夺取前进阵地的准备。”

副官的笔在电报稿上沙沙作响，记下了冈村口述的作战命令。冈村得意地笑了。他仿佛看见了武汉繁华的闹市景象，以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在阳光下是那么鲜红，耀眼……

## 第二章 田中大佐魂断金官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让我们在这里聚焦，1938年6月15日。

日军华中派遣军直辖的最为凶悍的波田支队，在海军舰艇和航空部队的支援下，同川军第20军和第50军，在安庆地区的长江两岸，反复争夺，鏖战近半个月，日军终于攻取该地，打开了长江通向武汉的第一道大门。

6月8日。日军第6师团，从安徽舒城地区南下，于6月18日攻占了潜山，加强了波田支队的攻势，同时也稳住了该支队的后方。

安庆鏖战炽烈。

安庆随之失守，马当、湖口等地就成为武汉的前哨阵地。

冈村宁次接到第6师团发回的战报，抚掌笑道，武汉真是块肥肉啊！

第6师团乘余勇迅疾排除了马当下游水域的水雷，海军舰艇数十艘驶抵马当炮台附近，停靠江中，向岸边炮台日以继夜地轰击。十多艘汽艇在军舰上大炮的掩护下，向炮台冲击。要塞各炮台的中国官兵沉着应战，待敌汽艇驶近时，突发子母弹进行反击，当即炸沉敌汽艇大半，艇上日军纷纷落水淹毙。其余汽艇见势不妙，掉头就逃。

肥肉快到嘴边，却又溜掉了。

引得波田支队无名火起，在海空军掩护下向马当要塞发起又一轮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终于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殉国。

6月26日。

日军陆海空一齐出动，对马当要塞进行立体攻击。坚守长山阵

地的中国军江防部队，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守军伤亡也很惨重，逐渐失去抵抗力，当日中午被日军攻占。

日军夺取长山阵地之后，采用迂回包围战术，很快推进到马当。各炮台附近出现便衣汉奸和日军大部队，情况异常危险，炮台失去作用。要塞司令王锡焘下令各部队突围。

当日下午，马当要塞失守。

6月21日，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全力攻击，策应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的作战，日海军陆战队在九江西北的小池口登陆，击退中国守军预备第9师及第119师后，向九江抵近并切断九江中国守军与江北守军的联系。激战至25日黄昏，波田支队进占九江。

拿下九江，冈村中将的目光自然投向了在中国军第二线阵地。冈村下令第106淞浦师团自九江南下，攻击金官桥一线中国守军。同时令沿江北进攻广济、黄梅的第6师团加紧进攻。长江南北两岸，第11军和2个先头师团向南、向西张成“八”字，一路猛攻过来。隆隆的枪炮声一时震动长江。

冈村宁次不愧是日本陆军的王中王。占踞九江，他不是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径震摄武汉，而是自湖口、九江南下，企图攻占德安、南昌，再西趋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此举，不但能消除左翼薛岳数十个师的威胁，而且从战略上先求截断武汉退路，彻底动摇中国守军意志，求得最终合围中国数十万重丘

冈村的大战略果然起了作用，蒋介石也看出了冈村的阴险。为避免南京惨祸在武汉重演，也减轻军委会负担，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它机关迅速撤离。接下来的几天，一股新的溃败潮水在武汉泛起。

8月1日，日军106师团作为主攻先锋，首先向金官桥发起攻击。连续2天，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并不急着投入兵力，而是以

全部炮火和助战的日机，对金官桥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金官桥一线部 10 个山头阵地烟尘蔽日、火光冲天。缺乏经验的守军第 4、第 8、第 70 军官兵损失不小，阵地被炸成一片片焦土。

掩蔽部里，淞浦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着远处腾起的烟尘火光，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他的身后，第 113 联队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手扶腰间的指挥刀，有些耐不住焦灼了：“将军，冲锋吧！支那军已被炮火砸趴下了。失去工事，皇军会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收拾掉。”

站在一旁的第 145 联队联队长长市川大佐更是急不可耐：“将军，对付支那人我们根本用不着这么多炮弹。也许只需一轮集团轰炸，他们的魂就飞啦！我请求将军阁下，允许我的联队立即发起攻击。”

淞浦放下望远镜，转过身来，看了眼手下的两员虎将，摇摇头说道：“不必着急。支那军没有大炮，就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大炮的厉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现代战争。另外，中国有句古话你们该记住：先发制人。如今我没与他们交手，就已让他们心里先败了五分。这岂不是好事？！”

这时他转向炮兵联队长国贺大佐：“国贺君，炮兵干的不错，好好干吧！留住 2 个基数的弹药，其余的，都给我打到支那人的阵地上去。”

说完转过身，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手下的这些官佐轻声说道：“放心吧！大战才刚开始，以后的进攻还不知有多少呢？”说完，又举起望远镜，欣赏起远处炮火构成的一幕黑色美景来。

淞浦的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他所以迟迟不发起攻击，只是以炮火猛轰，是因为他对自己手下的部队太了解了。106 师团是日军中特设的 1 个乙种师团，初上中国战场，士兵不但多由后备役兵组成，而且多半是大坂市的商贩和职员。整个部队中，商贩的狡诈味似乎更浓于日军传统的武士道。所以在日军中享有“商贩师团”的绰号。陆军大学毕业的淞浦中将，第一次在大战中充任主攻先

锋，自然不愿看到出师不利的局面。这样的话，他对冈村、对军部都交不了差。

淞浦的顾虑很快在战场上成了现实。金官桥一战，中国守军欧震的第 4 军、李玉堂的第 8 军和李觉的 70 军都非等闲之辈。踌躇满志上阵的田中、长市川大佐很快感觉到了麻烦。

8 月 3 日，在承受了两天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后，守军踏着焦土，依靠紧急修复的简易掩体、弹坑、甚至死尸，将进攻日军放至二三十米处，依靠步、机枪和手榴弹等轻火器猛烈反击。106 师团中那些大坂来的商贩和职员，遇到猛烈的打击后，不是掉头往回跑，就是趴在弹坑里不动弹。督战队虽然不留情面地砍了几个逃在前面的溃兵，但部队就是冲不上去。

午后，田中、川洼、长市川等几个联队长沉不住气了，红着眼珠子来到阵地前沿亲自督战。

进攻规模在一步步升级，主攻焦点越来越集中，伴随而来的是双方攻防战的更加激烈和悲壮。

8 月 4 日下午 4 时左右，田中大佐把 113 联队主力及配属的一个大队战车尽数投入 11 师正面，发起了新一轮猛攻。阵地上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在田中大佐的亲自督战下，日军各大、中、小队队长纷纷往前压，雪亮的指挥刀慑住了大坂的“商贩”们。大批日军踏着同伴的尸体涌入突破口，中国军 57 旅阵地一度告急，新升旅长周昆源见情况危急，孤注一掷，带着身边仅剩的卫队连投入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混战。田中大佐手中预备队已用尽，只能眼看着攻击部队被打下来。焦灼、盛怒之下，他挥刀砍了一名慌张溃退的少尉小队队长。

8 月 5 日，田中率增援而来的援兵再次猛扑金官桥阵地，并施放大量的毒气。沉闷的爆炸声夹杂着淡蓝色的烟雾，像幽灵般突然降临到守军阵地上。

中国守军猝不及防，当即有百余人面目青紫地倒在阵地上。前沿阵地一时混乱，危机四伏。

师团长淞浦中将认定中国守军已成强弩之末，不待各联队休整、补充完毕，便再次严令各部乘胜攻击。淞浦在金官桥受阻近一周，已被冈村司令官严厉斥责了数回。这时他急于扩大战果，打破僵局。

淞浦失算了。防守此地的中国军 19 师失去前沿阵地，翼侧数座山头上的伏兵却能有效地支援主阵地防御。而李觉在得知援兵将至的消息后，也作了局部兵力的调整，预备队几乎全被调上了阵地。金官桥主阵地，工事更完备、人员更充实，火力更密集。

田中、川洼联队的进攻像是撞在了一堵墙上。正面受阻，翼侧土地庵山岭上，中军的迫击炮弹又像雨点般地从天而降，落在日军队形中。进攻日军一时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全线向后溃退。

6 日，田中大佐在淞浦师团长的一再催逼下，率部猛攻中国军队阵地，被中国军击毙。

8 日，第 106 师团又丢下 300 具皇军尸体在金官桥。冈村宁次见 106 师团伤亡惨重，被逼下令 106 师团停止进攻，原地驻防。

### 第三章 冈村再创败绩

8月中旬，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来到了九江前线。

九江，对他这个军指挥官来说，并不是该呆的地方。这里距金官桥战场不过几十公里，前方隆隆的炮声日夜都隐隐可闻，九江附近还时常出没着成连、成营溃散了的的中国军队。但冈村却没把这些放在眼里。这是他的职业习惯，每逢大战、恶战，他总是要往前跑，喜欢到阵地上看看。他爱听隆隆的枪炮声，这才激动人心。他也喜欢嗅那种刺鼻的硝烟。

冈村今天到九江还不止这些，他想就近看看淞浦是怎样被不起眼的中国军挫败的。

九江临时指挥所里，冈村面目阴沉地立在桌边，一动不动。他的参谋长和几个课、处长心神不宁地守在外屋。连续10余日了，司令官心情一直都不好。一向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的冈村几天前竟在军部里对手下的参谋大吼起来，这在过去可是从未有过的。一直伴在他身旁、参与了整个前期作战的参谋长却知道自己的长官的烦恼。

冈村中将是在为进攻受挫而主力又迟迟不能集结而苦恼、焦躁。

自7月下旬以来，九江以东的道路、桥梁、车站、码头，到处都挤满了乱哄哄的行军队伍。11军司令部制定的前进路线和开进部署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参谋长最清楚。但7、8月份的长江流域，一会儿烈日酷暑，一会儿淫雨连绵。行军道路的恶劣、讨厌的梅雨和炎热以及劳神费时的渡河，后勤补给的混乱，像是有意与冈村的大军过不去。另外，霍乱、疟疾等战场上最令人恐怖的传染病肆意横行。战端未开，野战医院就躺满伤、病官兵，每天都有不少

人死在病榻上。疲惫、死亡使人苦不堪言。官兵们在徐州时的那股求战的迫切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部队中开始流露出怨言和消极士气，显然这是战前兵之大忌。

为这事，参谋长曾建议让部队休整几天，也好调整混乱的后勤补给。但冈村一口回绝，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决不能停顿！而且部队要加速向九江集中。九江方面，断不能让支那军有喘息之机。”

冈村是个地道的职业军人。他知道，多给中国军一天的时间，他进攻的难度就将加大一分，日后的伤亡代价也就要大一分。眼下日军难，武汉的蒋介石也难，军事上硬碰硬的较量，既比实力、智慧，但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比意志。

然而他仓促间投入淞浦这个乙种师团作为主攻先锋，不能不说是败着。初战受挫，冈村头脑冷静下来。这时他明白了武汉之战不同于南京，眼前蒋介石的这几十个精锐师也决不同于南京之战的那些溃军。这股强大的力量不消灭，沿江进攻武汉将是一场恶梦必须首先打破南线僵局。

8月12日，冈村命令刚刚到达不久的伊东政喜中将，率他的第101师团在海军的掩护下，渡过鄱阳湖，在星子地区强行登陆，迂回攻击德安。

冈村不愧为战役、战术上的高手。迂回德安，不但能打破淞浦师团金官桥地区僵局，还能直抄中国第六战区薛岳一兵团后路。这釜底抽薪的一着如能成功，一兵团20个师苦心经营数月的阵地将全线松动，只能放弃阵地向西转移。此举，显然比直接解淞浦师团之围更高明。

日军王牌冈村宁次自恃实力超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刚刚40出头的中国军年轻悍将薛岳。两张王牌一碰撞，便迸出了火花。

21日，伊东师团的伊藤旅团最后攻占星子后，马不停蹄地又转向隘口、德安。滴水不漏的薛岳对此早有准备。布防庐山地区的王敬久37军团、叶肇第23军团见机拦腰就打，把伊藤旅团万余人马拖在途中。双方山上山下有攻有防，拼死厮杀，陷入混战。伊东

见状，立即调上佐枝旅团一部猛攻庐山东南，侧击中国守军。

清幽、秀丽的庐山名胜，转眼被隆隆的枪炮喊杀声淹没，在刀光血影中颤栗起来。

庐山东南最外沿，有两座山岭雄立德、星公路旁，瞰制着公路，恰似虎口中的两颗利牙。伊东 101 师团西进德安，必须拿下这两座山岭——东、西孤岭。

东、西孤岭由此而产生了一场艰难、持久、惨烈的争夺战。这场争夺战甚至决定了日后的南线战事。

最早向东孤岭发起攻击的，是庐山脚下受阻的伊藤旅团。随后，激战规模越来越大，投入兵力越来越多。2 天后，伊东师团长便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101 师团的困境，从该师团“猛将”——第 101 饭冢联队的命运上看得最清楚。

101 联队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凶悍、狡诈，其作战凶猛、灵活在日本华中军里享有盛名，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为此赠赐饭冢“猛将”的称号。饭冢正是背着这个荣誉，心急意切地投入进攻的。

8 月 23 日，王敬久军团冷欣的 52 师在歼灭饭冢联队的前卫队后，撤向东孤岭。饭冢恼羞成怒，率数千官兵紧追不舍。但追至隘口、黄塘埔一线时，叶肇军一部突然杀出。饭冢联队猝不及防，死伤惨重，联队 3 千余人被中国军 2 个师紧紧地缠住无法脱身。

伊东师团长见状倒吸一口气，忙从预备队里抽出 1 个大队 500 多人绕袭守军翼侧，这才使饭冢联队越过隘口、黄塘埔。但对饭冢来说，恶梦才刚刚开始。

9 月 1 日，饭冢大佐受命向庐山南麓推进，在牛毛尖，钵盂山地区突遭叶肇军 160 师伏击。饭冢急忙调整部署，以 2 个中队正面佯攻，主力则绕至侧翼，全线开始反击。但庐山像是守军的大兵营，处处无弱点。从清晨战至傍晚，饭冢连饭也没顾得上吃，接连组织了 5 次大规模冲锋，但都被华振中少将指挥的 160 师梁佐勋团

击退。进攻一筹莫展。

伊东师团长焦虑不安，连夜电令饭冢调整部署，务必于 9 月 2 日攻克守军阵地，挺进东孤岭。

伊藤旅团长也是坐卧不宁，连夜给饭冢大佐调去了 1 个大队的援兵。

9 月 2 日天刚放亮，一夜未合眼的饭冢组织步、炮协同，调上了援兵，猛攻梁佐勋团阵地。激烈的战火烧红了满地的焦土。日军不顾伤亡，跨过遍野的死尸，一浪一浪地向上冲来。战斗中，团长梁佐勋上校中弹殉国，该团仅剩的五六百残兵终于顶不住饭冢自杀性猛攻，丢了阵地。

饭冢终于长舒一口气。他匆匆吃了点干粟、冷饭团，喝了几口烈酒，又率部扑向东孤岭。

东孤岭上，160 师师长华振中少将正率全师剩余官兵，红着眼珠子等着饭冢这个老对手。梁佐勋的阵亡，已使他彻底打消了放弃饭冢的念头。作战动员时，他只是哑着嗓子对手下官兵说了一句话：“弟兄们，梁团长现在山下看着你们，你们知道该怎么打！”

炮声隆隆的庐山上，回荡起 160 师数千官兵燃着怒火的吼声：“消灭饭冢，为梁团长报仇！”

漫天大雾又罩向了庐山，山涛林海，寒风刺骨。夏日的庐山，真是“晚穿皮袄午穿纱”，但这寒冷却没能浇灭饭冢心中的急火。从早上起，他已发起了近 10 次冲击，但守军死守阵地，一步不退。他觉得自己像是撞在了一堵坚硬的墙上，始终无法逾越。望着手下越来越少的官兵，他的心直往下沉。

战至 3 日，饭冢的第 15 次进攻又被击退，他没法再矜持下去了。徘徊犹豫半晌，他还是抓起了电话，直接要了伊东师团长，请求增援。

伊东此时自身难保，手中已无一兵一卒可调。面对陷入困境的饭冢，他叹了口气，说了最后一句话：“饭冢君，师团已无能为力了，你好自为之吧。我只希望你不要辱没了司令官赐予的称号。”

放下电话，饭冢觉得天旋地转。这时，一股火从心底窜起，他解开衣襟，“咣啷”一声抽出战刀，发了疯似地亲率三四百人的残部向山上冲击。一阵密集的枪声中，饭冢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帝国武士梦。至此日军第 101 联队被中国守军全歼。

战后，东京军部发布悼文，追赠饭冢为陆军少将，举国致哀。

九江指挥部里，参谋人员进进出出，脚步声、电报机的嗒嗒声，响作一团。冈村宁次中将坐在自己宽大的皮椅上，盯着墙上的地图，半天没动弹。图上的攻击箭头，是 10 天前标绘上去的。可 10 天了，这箭头就没前进过。前线部队每天惊人的伤亡报告，却从未间断，按时送到。

冈村南征北战十余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焦躁、困惑过。第 106 师团金官桥陷入僵局后，他同时派出了第 101 师团和开战来一直所向披靡的波田支队。但此刻，他心里只有种恶虎放入狼群中的感觉。101 师团被缠在庐山无法脱身，而波田似乎也失去了幸运女神的护佑。在瑞昌东北港一登陆，便被孙桐萱集团的猛烈反击压在滩头不能动弹，要不是海军舰炮的全力支援，波田的 8 千多人恐怕早被赶进长江喂进鱼肚子里了。他想不通，年初还被土肥原赶得四处乱窜的孙桐萱集团，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像是换了一支部队。让他坐卧不宁，寝食不安。

午后，华中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来电，催促冈村军加紧进攻。这已是 2 天内的第 3 封电报了。畑俊六虽没指责他什么，但他还是感到了不安和羞愧。冈村一向刚毅、凶狠，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无言的指责，不管这指责是来自上级还是下属。他咬着牙投入了手中 5 个师团的第 4 个师团。而他的最后 1 个师团，此刻还在通往九江的路上。

8 月 24 日，数十艘战舰载着第 9 师团一部驰向瑞昌江南。同时，第 9 师团主力沿江西进，直扑第 2 兵团瑞昌一线阵地。在这支新军中，以丸山少将第 6 旅团组成的丸山支队行动迅速，向中国守

军王陵基防守的岷山阵地突然进攻。王军猝不及防，加上装备低劣，后方要地失守，使南浔线中国守军阵地全线动摇。

薛岳见状大叫不好，急调中央军精锐 74 军一部阻挡丸山支队迂回岷山，向南浔线渗透，以掩护金官桥一线中国守军左侧背。但 74 军军长俞济时只派 1 个团搜索前进，被丸山支队击溃。30 日，薛岳令 74 军再派第 2 批增援部队急赴岷山。但俞济时自视中央军嫡系，拥兵自重，仍未派出主力，结果又被打垮

此时，吉住良辅中将的师团主力全力扑向岷山及金官桥一线，大有切断金官桥一线中国主力后路之势。形势急转直下，危急万分。薛岳对俞济时拖三拉四的作法，不由火冒三丈。他一面令金官桥一线守军向岷山——黄老门——庐山西麓后防线转移，一面连呼俞济时的 74 军，电话要通后，薛岳声色俱厉地吼道：“俞军长，你部屡屡增援不利，是何道理？我现在命令 74 军全军开往岷山，一个不留听着，你要是再往后退，使前方部队撤不下来，就军法从事。”

俞济时思前想后，有些害怕了。过去，他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同乡，又给蒋介石当过侍卫官，深得蒋介石宠信，因而常常对自己上级的命令软磨硬顶。但今天若是增援不利，使几个主力军被日本人吃掉，失掉整个江南战事，那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迫于无奈，他悻悻地丢掉电话，骂了薛岳几句，便亲率全军急赴由民山

丸山支队进攻势头被挡住了。金官桥一线守军终于安然撤了下来。薛岳虽然失了坚守月余的阵地，但见部队并无大碍，这才松了口气，开始在新的阵地上布防。

9 月上旬，第 1、2 兵团主力重新占领了乌石门至庐山西麓一线阵地。对这个反“八”字阵地，薛岳显然十分满意。他说：“（该阵地）如张袋捕鼠，如飞钳取物，敌犯右则左、中应，犯左则中、右应，犯中则左、右应。”

薛岳话说的不错。冈村各师团在占领金官桥一线阵地后，暂时